

藍英著

S0012755

養食修章文



H132
8814

S 012755

文章修養

藍英著



石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南天書業公司印行



S9007352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文 章 修 養

著 作 者： 藍 英

出 版 者： 南 天 書 業 公 司

香港摩利臣山道五十二號

電話：七六五二八八

發 行 者： 南 天 書 業 公 司

香港摩利臣山道五十二號

電話：七六五二八八

印 刷 者： 南 昌 興 記 印 務 公 司

香港德忌笠街四十二號

定 價 港 幣 二 元 二 角

序

對於語文，我是一個門外漢。但因為當過中學國文教員，平日又弄弄文藝，書店就把寫這本書的約定，推到我的頭上來，我當時隨口答應，一寫，這才知道並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。要弄得好，參考推求，非有充分的時間不可。在這激盪的時代裏，我又苦於未能閉門潛修，雖承書店一再把限期放寬，但粗率和淺陋的地方，是難免的，也許我自己倒先得被送進文章病院去。

然而我想，雖然出諸病人之口，這所談的，總還不失為健康之道吧。

在這一部小書裏，上編六章，偏於敘述，下編八章，專談作法。我的企圖，是要使讀者對文章先有一點認識，然後再從這一點認識出發，來研究寫作的方法，這樣，不但易於入手，而且也可以把握住問題的中心，不至於說來說去，還是摸不着頭腦了。

我知道有些教師在講書的時候，目不離書本，口不脫道義，是十分嚴肅的；有些著作家在執筆的時候，出入揚馬，吐納莊騷，也是十分嚴肅的；我雖然站過講台，弄過筆

頭，卻自知和他們的距離之遠。無論教書寫稿，在我都十分隨便，祇要聽者或是讀者有興趣，我總希望因此也可以使他們得到一點益處，開門見山，如此而已。

目次

序·····	1
一 開頭語·····	一
二 從文字到文章·····	七
三 古文·駢文·八股文·····	二一
四 白話文及其他·····	四三
五 關於文體·····	五六
六 句讀和段落·····	六五
七 向書本學習還是從生活提煉·····	七五
八 題材的搜集和主題的確定·····	九〇
九 字和句·土話和成語·····	一〇〇
一〇 句子的構造和安排·····	一一五

一一	明喻・暗示・借代・比擬	一三〇
一二	鋪張和省畧	一四一
一三	怎樣寫會話	一五〇
一四	所謂「文氣」	一六四

一 開頭語

在給孩子們讀的所謂訓蒙書中，有一部神童詩，顧名思義，當然是一些天才兒童的作品了，那開卷第一首道：——

天子重賢豪，

文章教爾曹，

萬般皆下品，

惟有讀書高。

「皇恩浩蕩，」這算是替讀書人捧場的作品，自然，牠是具備着麻醉的作用的。自從學制改革以後，學校裏不再讀神童詩了，但年青的朋友們一看見文學家之流，總是伸長頸頸，欽羨不已，彷彿他們真是在「萬般」之上的「賢豪」一樣，因此對於文學家們賣弄才情時的出品——文章，也總是另眼看待，好像「高」過於農夫的糧穀，工人的器具似的。

我想，這大概就是「古文」的結果了。

但讀書人的對於文章的見解，却是並不一樣的。譬如曹操的兒子曹丕吧，他在典論論文裏，說是「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，」好像比他的皇位和性命還可貴；然而他的弟弟曹植却又反一調，他很看不起文章，在給楊德祖的信裏，就這樣說；「辭賦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揚大義，彰示來世也。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，猶稱壯夫不爲也；吾雖德薄，位爲蕃侯，猶庶幾戮力上國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業，留金石之功，豈徒以翰墨爲勳績，辭賦爲君子哉！」這幾乎是在對文章切齒，可以和吳稚暉的「放屁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的文學論相媲美。但有人說，子建實在是違心之論，因爲他的文章做得好，在政治上不得志，所以就發起牢騷來了。

這意見是對的。但文章的不被重視，却也並非全由於牢騷。秦漢的經學家，在招收門徒的時候，「文章之士，不得行束修之禮；」顏之推在家訓裏，還羅列了許多文人的缺點，以爲「文章之體，標舉興會，發引性靈，使人矜伐，故忽於持操，果於進取，」要子弟「深宜防慮。」劉勰在訓兒孫的時候，也以「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號文人，無足

觀矣。」相戒，可見在這一個系統下，是都看不起以詞藻見稱的文章的。

至於站在曹丕的一面，替文章講好話的例子，却更多。宋朝的黃魯直說：「數十年來，先生君子，但用文章提獎後生，故華而不實。」自然，這是反對派的意見，但也可見那時候的風氣的所在了。

崇尚文章的風氣，並非到了宋朝，這才盛行的，其實是古已有之的事情。統治階級常常把文章當作遊戲法時的巾帕：掩蓋缺點，粉飾太平。所以在所謂聖明之世，皇帝總用了一班詞臣，叫他們逢時逢節，專來做一些歌頌的文章。至於那些詞臣呢，恩寵所在，樂於就範；飲水思源，當然把文章的地位越捧越高，載道言志，沽名贏利，終於變成無往而不利東西了。

然而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」曹丕派的主張也仍舊很流行。所以魏晉六朝的文人，寫好了一部著作，輕易是不肯示人的，他們背着錘鋤，把自己的著作當作寶貝一樣，去埋在深山的石室裏，說是要「藏之名山，傳諸其人，」留給千百年後的知己了。他們大概是相信不朽說的。

不過無論是毀是譽，通過文人的筆頭，文章却還是不斷地產生出來，充滿了所有的

典籍。

爲什麼大家都愛寫起文章來了呢？除了名利的觀念外，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，這就是：表現的慾望。

人類大抵都有着表現的慾望，用文字的技巧來實踐這種表現的，這就是文章了。因此文章多半是時代的產物，是現實生活裏最動人最顯明的片段，含有社會的教訓的意義。牠不僅表現生活，而且還促進生活。人們從現實生活裏吸取材料，經過主觀的洗鍊，這才反映到紙上來，所以，文章的好壞，往往決定於作者的意識和態度。空想固然成不了大事，僅僅把材料堆積起來，也同樣算不得文章的。

然而，什麼才是煅煉作者的意識和態度的熔爐呢？我將毫不遲疑地回答：生活。

明白了文章和生活的關係，這纔不至於把牠捧上天空裏去招搖，或者放到腳底下來踐踏了。正如文學家也是人一樣，文章也是人世的產物，我們應該把握的是牠的對社會的意義，什麼留傳一己的聲名，敗壞個人的德性之類，都是些牛角尖裏的高論，仔細想來，是不值一笑的。

但文章也自有牠的力量，高爾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：——

一本書——一件這樣簡單而又親密的東西——本質底地，是宇宙間偉大而又神秘的奇事之一。有些我們不相識的人，時或講着一種難懂的語言，於幾百里外，在紙上描畫了一種點劃或是類似的符號的多樣的組合，我們把牠叫做文字，當我們看着牠的時候，我們這些和原書著者本是疏遠的陌生人，神秘地了解一切語言、見解、感覺、想象的意義；我們驚奇於自然風景的描寫，欣喜於詞句的美麗的節奏，語言的音樂性。激動至於流淚、忿怒、夢想，有時候甚而對着這混雜地印刷着的紙張失聲而笑，我們理解了和我們同族的或是異國的精神的生活。在人們向着未來的愉快和權力走去的途中所創造的一切奇蹟裏，書籍恐怕要算是最為錯綜而又有力的一種了吧。

這雖然說的是書本，但也可以移給文章的。

因為文章具有着這樣的力量，所以人們不但寫文章，而且也開始研究起文章的寫法來。古之文心雕龍、讀書作文譜，現在的修詞、作法之類，就都是適應這一種需要的。

不過現有的書籍，大抵都徧於技巧方面的討論；我以爲要研究一樣東西，必需對這東西的本身和縱橫各面，先有深切的了解，所以在這一部小書裏，我就首先透出一點地位

來，對文章的各面作一番敘述，然後再來討論作法。我想：這或者不至於徒勞的吧。

聽說魏晉之間有一種規矩，一個人如果去拜訪名流，見面的時候，先要發一番鴻論。說得中聽，主人就會延到上座，待作貴客；如果說得不對，那就要遭到倨傲的待遇，被攆到屋外去。我的這幾句開頭語，就算作見面禮，但這自然不是「鴻論」，諸君如果以為說得不對，那末，我就先坐到屋外去吧。

倘以為還可以聽聽，則請化費一點辰光。我將像古代希臘的阿德（Aōde）一樣，彈起破碎的豎琴，先來為諸君講一點古老的故事了。

二 從文字到文章

當人類沒有文字的時候，因為要表達情意，曾經想過種種的方法，起先是用一些足以代表其他意義的實物，譬如送一枝箭給人家，那就是表示要和他打仗；如果是講和呢，就送過一根烟筒去，因為烟筒是代表和好，而箭却是象徵着戰爭的。現在的鄉匪們在恐嚇信裏藏子彈，朋友們在見面時遞紙烟，也正是這意思。不過單是箭、烟筒等等輕便的東西，自然還可以，倘使有一種事情，非用大石櫃或是大鐵鼎來代表不可，這就無法照辦了，請七八個人扛着，送到幾十里或是幾百里外去麼？我想，即使是古人，也還不至於這樣愚昧的。而且事實上，複雜的情意，也決不能用簡單的實物來表現，到後來，終於無法應付，漸漸地有碰壁之勢了。

一碰壁，於是就另想別法，結果是採用了結繩。易經裏說，「上古結繩而治，」就是這時期。但怎樣結法呢？有一件事情，就打一個結，做完了，就解開麼，但這不但不能表達情意，就是要備忘，也是很成問題的。打的時候既久，結一多，記起來可就困

難了。這方法可不行。九家易裏說，「古者無文字；其有約誓之事，事大，大其繩，事小，小其繩，結之多少，隨物衆寡，各執以相考，亦足以相治也。」照這樣說法，結繩只是一種契約，我看也未必盡然的。那末究竟是怎樣結法的呢？現在祕魯的鄉間，還存在着一種結繩文字，那方法是用一條極粗的橫繩，上面掛滿着長短不齊，顏色不同的細繩子，結網似的打起來，每一種打法，就代表一種固定的東西，這作用，就和文字相彷彿。聽說東方的琉球也還遺留着這制度。我們的古代的結繩，推想起來，恐怕也是和這差不多的吧。

但結繩的時期，究竟延長了多久呢？這很難說。易經是一部很早的書，牠也只告訴我們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」大家根據這段話，以爲代替了結繩的，就是書契——文字；但也有人不同意，說是書契並不是文字，仍舊不過是一種契約之類的東西，和文字毫無關係。但我想，無論如何，結繩和「圖畫文字」，在時間上，決不會距離得很久。

到這裡，我們還是來推測一下文字的起源吧。

每一種對人類文化較有影响的工具，人們對於牠的產生，總不免有些近於神話的傳

說，文字自然也不能例外。河圖玉版裏說：「蒼頡爲帝，南巡狩，登陽虛之山，臨於元扈洛汭之水，靈龜負書，丹甲青文以授。」這是說，文字原是一種天賜的東西。類此的記載還很多，見於水飾裏的，如：「神龜負八卦出河，授伏羲。」「玄龜銜符出洛水。」「黃龍負圖出河。」「堯與舜坐舟於河，鳳凰負圖，赤龍載圖，出河，並授堯。」「龍馬銜甲文出河，授舜。」「鱸魚銜錄圖，出翠嬌之水，竝授黃帝。」「白面長人而魚身，捧河圖授禹，舞而入河。」等等，都是有關於文字的產生的傳說。自然，神話是總不免於胡說白道的，但也並非全無原因，路史裏說：「蒼帝俯察龜文鳥羽，許創文字。」許慎的說文解字自序裏也說：「黃帝之史倉頡，見鳥獸蹏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。」可見其實是古人看了龜背的條紋，魚的形狀，蛇遊的痕迹，這才有所領悟，因而造出「圖畫文字」來的。所以在字體上，相傳就有龍書、穗書、雲書、蟲篆、鳥跡篆、鸞鳳書、麒麟書、蝌蚪文、仙人書、龜書、蛇書、鐘鼎篆、倒薤篆、偃波書、蚊脚書等等的分別，幾經傳說，復加附會，於是就錯成「靈龜負書」、「黃龍負圖」、「鱸魚銜錄」之類的神話了。但另一方面，恐怕也是因爲文字的功效博大，變化繁多，在神權社會裏，人們就不敢相信牠是出於人力的緣故。

中國的歷史是開始於神話的，古有所謂三皇五帝，緯書裏說：「三皇無文」，所以有人以爲文字是在五帝的時候才有的，但怎樣產生的呢？古代的許多學者，大抵相信爲蒼頡所創造，荀子、韓非子、呂氏春秋、鶡冠子、淮南子裏就都這麼說。又因爲文字始於五帝，而五帝的第一個是黃帝，所以東漢的學者如宋衷許慎之流，就斷定蒼頡是黃帝的史官，這是「蒼頡爲帝」之外的另一種說法，而爲後人所無法確定的。

但也有人推開了「三皇無文」的緯書，以爲造契的是伏羲，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序裏說：「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」史記的三皇本記裏也說：「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。」但這一派的意見却壓不倒蒼頡造字說，只有在唐朝，曾經定爲功令，叫應考的讀書人都跟着這麼講，但這光榮終於和唐的社稷一齊倒掉，唐以後，大家又把造字的功勞，歸到蒼頡的身上了。

然而無論其爲伏羲或是蒼頡，實在說來，是都靠不大住的。文字的能夠進於精密，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，較多的人手，而且一定要大家都明白，這才可以應用，因應用而可以比較，揚棄，漸漸地達於妥善，決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。春秋演孔圖和春秋元命苞裏，敍帝王之相，說道：「蒼頡四目，是謂並明。」但我想，事實終於還